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文摘

以民族的情意打造文学的星辰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总序

□彭学明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个新项目，于2018年开始实施，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具体组织落实。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的目的，是重点培养少数民族文学中青年作家，打造少数民族文学精品，为那些已经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和全国文学界成绩斐然、广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再助一力，再助一程，从而把少数民族文学最优秀的中青年作家集结在一起，以最整齐的队伍、最有力的步伐、最亮丽的身影，走向文学的新高地，迈向文学的高峰，让少数民族文学的星空星光灿烂，少数民族文学的长河奔流不息。以文学的初心，繁荣民族的事业；以民族的情意，打造文学的星辰。

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的作家，必须是年龄在50岁以下，并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和全国文学界广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不管是否出版过文学书籍，只要其作品经过本人申请申报、各团体会员单位推荐报送、专家评审论证和中国作协书记处审批而入选的，中国作协将在出版前为其召开改稿会，请专家为其作品望闻问切，以修改作品存在的不足，减少作品出版后无法弥补的遗憾。待其作品修改好后，由中国作协统一安排出版，并进行广泛宣传推广。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感受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温暖，都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正创造着中华民族的新辉煌。每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巨变，每一个民族的气象与品质，都给我们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创作源泉。我们每一个民族作家，都应该以一种民族自豪感，去拥抱我们的民族；以一种民族责任感，为我们的民族奉献。用崇高的文学理想，去书写民族的幸福与荣光、讴歌民族的伟大与高尚；以文学的民族情怀，去观照民族的人心与人生、传递民族的精神与力量。

我们期待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能够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到广大的人民中去，立心，扎根，有为，为初心千回百转，为文学千锤百炼，写出拿得出、立得住、走得远、留得下的文学精品。不负时代。不负民族。不负使命。

论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

□乌兰其木格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历代文人学者普遍具有历史情结，希望写出具有史诗气度的传世之作。网络文学作为新生事物，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发展，但网络作者对历史题材大规模的产出及读者粉丝的追捧阅读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其中，《琅琊榜》《芈月传》《后宫·甄嬛传》《梦回大清》等成为现象级作品。因不满女性在历史中的长期缺席和男尊女卑性别秩序的设定，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通过“穿越”的叙事策略和天马行空的飞扬想象，致力于男权历史的解构、女性王国的虚构及母性家谱的建构，从而赋予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合法权利，彰显出女性企图进入历史、获得历史的热切诉求。

中国古典历史小说遵循“信史”的叙事准则，在对家国天下兴衰荣辱的描述中，追求气魄恢弘的史诗巨著。但从性别视角来看，女性则必须面对没有历史的尴尬。在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统历史题材作品中，女性或为被遮蔽的存在，或为水性杨花的祸源。漫长的封建时代，男权文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彼时的女性多数尚未浮出历史地表，更不可能在文学世界中得到公正客观的呈现。

直至20世纪初期，西方女权思想经由马君武等人的译介进入中国，一时间“男女平等”和“男女平权”的呼声响彻华夏。此时，女性的解放不再局限于思想学理范畴，而是含纳了实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政治与时代的双重召唤下，秋瑾、吕碧城等时代新女性应时迎世而出。作为女性解放运动热情的鼓吹者，她们勇敢地突破了闺阁的拘囿，走向时代的广场中心。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她们用大量的杂文和诗歌写作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并将女性解放纳入救亡图存的宏大语境中。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女性写作竭力想要完成的是在历史的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内为女性争取到“女国民”的资格。此后，这种女性叙事路径被解放区的丁玲和“十七年”时期的杨沫所承继。在这些女作家建构的文学世界中，男性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中心人物，而是逐渐发出了独属于女性的心音。女性作为力量的一极，通过男性导师的启蒙与引领获取到进入历史的权利。此时，女性作家以乐观主义和献身精神完成了对历史极富浪漫化的想象。

但“新历史”书写蔚然成风后，女性书写者开始表现出对“女国民”形象的质疑与解构。作家们逐渐意识到20世纪初“男女平权”的倡扬只是启蒙运动再造国家的应急策略。真实的女性境遇，真切的女性心理及真正的女性历史依然处于喑哑的情状。因此，历史非但不能庇护遭到曲解的女性，反而与男权合谋成为异己力量。这些作品在对女性境遇的切肤体恤中都表现出进入历史的艰难。争权夺利而又遍布残酷的血腥历史里没有女性的生存空间，更不可能为健全女性的精神确立提供生长的环境。她们的偶尔在场，或为男性主人公的情爱陪衬，或被男权文化强势蚕食。历史本身便是女性存在的深渊镜像。此时的女作家们勘破了既往历史在男权文化掌控下对“女国民”的蛊惑和利用。面对历史，女作家们悲悼着自身力量的微渺，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凉之感。在大历史的坐标中，女性的边缘位置如此固定，以至于留给女作家的除了在作品中叹息感伤之外似乎别无出路。

但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却可以利用解构主义叙事策略巧妙地消解传统女性作家在历史书写中的挫败感。在网络作家笔下，既然文本的历史不过是一种“修辞想象”，那么历史就不应该独属于男性，而是平等地赋予每个试图叙述和理解它的个体。于是，男权历史的颠覆和女性历史的建构就具有了某种不证自明的合法性。

（摘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喧哗中的谛听》，乌兰其木格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立交桥

□李进祥

工地边上的房子拆不掉，立交桥就停工了，民工们不能上工，只好等着。正好父亲打来了电话，说家里有事，叫杨志回去一趟，杨志就想回去。

家里有啥事，父亲没说清楚。父亲是把电话打到同村来的马明的手机上。杨志的手机坏了，没舍得再买。

杨志约马明几个一起回去，马明几个都不回去，说谁知道哪天拆了那些房子，就又开工了。不开工，在外面找点零活干，也能挣几个钱，家里粮食都收过了，回去也没啥事，白花路费。杨志只能一个人回去。

借给甜嫂的钱没好开口要，身上剩的钱也不多了，杨志都揣在怀里，就往火车站跑。城市有很多公交车，可杨志不知道它们哪一辆是到火车站的。还有出租车，花的钱多，杨志不想花钱。

跑出工地不远，就看到了那些房子，就是那些旧房子挡住了，才没办法开工，杨志看着就有些眼憋。听说已经断水断电了，但里面还都住着人，出出进进的能看见，是城里人，杨志看着这些人也有些眼憋。

杨志边看着那些房子边跑，冷不防就碰到一辆自行车上，他一个趔趄，自行车却碰倒了。骑车人从地上爬起来，先拍拍身上的土，捡起墨镜戴上了，才转身看着他说，不看路，乱跑啥呀？杨志看他是个城里人，年轻人，还戴着个大墨镜，心里有些胆怯，连忙说了几个对不起。墨镜没有立时就骂，还问他，你伤着了没有？杨志忙说没有，没有。他没敢问墨镜摔伤了没有，没敢问他的车子摔坏了没有，赶紧跑开了。边跑边回头看，墨镜又骑上车，向那片旧房子走。杨志再转过头时，他已经进了那个院子，看不见了。杨志心想，原来也是那一片的人呀，摔伤了也活该。

梅笙这些天一直悄悄地到家里来，看母亲，看房子。虽然这里的房子快要拆了，但他感觉这里才是他家，租房那边不是家。还有，母亲在哪里，他就感觉家在哪里。结婚五六年了，他还是觉得妻子在的地方还不算家，母亲在的地方才是家。这些天分开了，妻子和租房那边，他就感觉不是家。

他不敢穿制服，换了便装，也不敢开单位上的车，只能骑自行车过来，还扣着个大墨镜，他不想让人认出来。市上已经给各单位都打过招呼了，国家公务员参与阻挡拆迁之类的事，要严肃处理。梅笙在乎自己的工作，在乎自己的前途。

母亲明白这一点，张罗着给他们两口子租了一处房子，让他们住着，不要过来了，这边的事她一个人顶着。说是这样说，但梅笙还是见天儿地过来看，主要是看母亲。他自小就没见过父亲，是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他对母亲很依赖，但他总想着不能让母亲一个人在院子里守着，他得过来给母亲壮壮胆，做做伴。

杨志一路跑到火车站。买了票，顺便在火车站给儿子买了一身衣服，就上车了。火车里挤瓷实了，过道里站满了人，车厢连接的地方都蹲满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各种口音的人都有，都大包小包的，谁知道都往哪里走，是出门还是回家。杨志没有座位，只能站着，身前身后都是人，挪转一下身子都困难，上厕所，打水，根本走不动。火车跑了一天一夜，杨志就没有喝水，没有吃东西。

第二天天快黑时，火车到了县城，杨志下了火车，就赶紧找到回家那一路的蹦蹦车，晚了就没有了。出租车有，要六十块，杨志没坐，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住私人小旅店，也就十块钱，杨志也不想住，他想快些回家。杨志就往回走，他想三十多里的路，半夜也就走到了。也是运气好，出城刚走了几里地，就碰上邻村一个骑摩托车的，把他顺路带了一截，剩下七八里地，杨志走一截，跑一截，到家时，院门还开着，婆姨的屋子里亮着灯，父母的屋子也亮着灯。

杨志犹豫了一下，还是先进了父母的屋子。

父母都在，可都板着脸子不说话。杨志进去，问候了，母亲的表情先缓过来些，问他，咋半夜回来了？车迟了？不会先在城里住上一夜，饭吃了吗？杨志说，吃了，顺路有个摩托车，带回来了。

（摘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生生不息》，李进祥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冤家的鞋子

□吕　翼

开杏与往常一样，和女伴们一起，坐在高高的谷草堆旁纳鞋底。女伴们一边飞针走线，一边又说又笑。只有开杏不言不语，低头纳鞋。她将又细又白的麻线在黄蜡上拉过，以便麻线在穿引的过程中更顺溜一些，然后一针一线在鞋底上穿去穿来。那银白色、又细又长的钢针可不是万能的，它要将麻绳牵过厚厚的、白白的千层布，还得需要略粗略长的锥子的引导，需要厚厚的铜顶针的暗劲儿。这种毛布底鞋子，做工很复杂，需要时间、精力，还需要眼到手到。而这样的手艺，开杏和小伙伴就做到了，她们在农忙的时候，和家里人一样下田劳动，农闲的时候，就让妈给她们准备了各种颜色、各种质地的布料，做出各种各样的布鞋。这样的鞋子穿在脚上，会让一个在外奔波的人，劳累消减，会让一个想家的人，内心平静。

开杏表面心无旁骛，内心却慌乱之极。因为那个叫作胡笙的教书先生，在她的眼前浮现了，还笑了一下。胡笙一笑，开杏就脸热心跳，手足无措。

啊呀！开杏发出了一声尖叫，因为她的手给钢针狠狠地刺了进去，红玛瑙一样的血珠冒了出来。

女伴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都知道不专心做鞋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一个个都拿她开起玩笑来：

开杏，三心二意了咯？是有心事了？

开杏，那个胡先生回村了，我今天倒是看到的。

开杏，刚长大的小崽崽，是想男人了吧！

……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开杏佯怒，内心却是春风拂过一样快乐。她放下手里的鞋，拾起一把谷草就往女伴们头上打去。

这些少女可是村庄里最机灵的一群獐子，她们一个个跳起来，和开杏又打又闹。

家家炊烟升起，屋里的柴火点燃。女伴们开始收工，准备回家做饭。

小心啊！被河对面的人抢去做媳妇，我们可找不回你了！有女伴哂笑道。

河对面的人不要我，要你呢，你屁股大！好生娃！开杏回了她一句。

杨树村与对面的山寨有一河之隔，这河叫金河，是金沙江的上游。河对面的人指的是那里的夷人，那些人不懂汉话，生性怪异，常趁这边人不注意，渡过河来抢牛、抢羊，抢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抢人。人抢过去，就是他们的奴隶，男的叫男娃子，女的叫女娃子，变成他们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任意奴役，可以买卖，可以交换，要是不听话，打死了也不偿命，叹叹气了事。

女伴们纷纷离开。开杏站了起来，但她还没有回家的意思，她朝女伴们笑笑，将手伸进嘴里咂了咂，口水止痛，很快被刺的手指就不疼了。她坐下来狠狠地往千层布上锥了一锥，继续穿针引线。要知道，她手里的这双鞋，很快就可以完成。要知道，她手里的这双鞋，是要送给一个人的。

这个人就是刚才女伴们说的胡笙，村子里的小伙子，在县城里教书。

傍晚的阳光从西边斜照了下来，阳光沾了秋意，色彩橘红，柔软温暖，开杏的脸给它一照，要多美有多美。

开杏正专心纳鞋，她没有理会那可爱的阳光。

一根稻草芯从后面慢慢探了过来，撩在她白嫩的脖颈上。以为是只小虫，开杏伸手拂了一下。

那根稻草芯缩了回去，开杏继续纳鞋，那根稻草芯又伸了过来，又在她脖颈上挠了一下。

开杏生气了，猛地一把拍去。

不想那一拍却拍在一个人的手上，那手乘机将她的手紧紧攥住。开杏猛回头，跌入眼里的居然就是胡笙。这个坏人，出现得既在开杏的意料之外，又在开杏的意料之中。胡笙趁机将她一把搂在怀里。开杏生气了，手里的锥子猛地锥了过去。胡笙啊了一声，连忙将她放开。

胡笙：开杏！

开杏：可不能这样的，你到城里去，就学会这个？

胡笙：开杏，你可冤枉我了，我是想你……

开杏：我知道，我也是想你……

胡笙再一次将她紧紧搂在怀里：你不知道，我可是日思夜想……

开杏：小心我的锥子！

胡笙：为了你，再被锥一次我也不怕。

开杏手里的锥子哐啷一下掉在地上。

谷草堆散发出的香味弥盖了一切。

开杏：哥，不要！不要！到了那一天，我什么都给你。

都给？

都给！这双鞋子，是我给你专门做的，现在快做完，到时你就可以穿了！

胡笙想象着自己的脚伸进那柔软舒适的鞋子时的感觉，显得幸福而又急不可耐：可我等不得了！

等不得也要等。开杏可不像他那样容易冲动：小心，村里人看到，脸往哪里搁呀！再说了，迟早……迟早不都是你的吗？

开杏推开他，将鞋往他的脚边比试了一下，大小正合适。

（摘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马嘶》，吕翼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花好月圆

□红娘子

二月四号，宜嫁娶、纳采、冠笄，且立春！

天还没亮，安彤便被早前定的铃声叫醒。她赤着脚走到窗边，推开窗，迎面吹来的风竟然暖暖的，立春了就是不一样。

看着远处渐渐露出的鱼肚白，安彤趴在窗台上，轻轻地说：“我今天要当新娘子了！”

终究还是有些冷，安彤缩回身子，披了件衣服去了客厅。

安爸安妈已经起床了，见安彤出来，赶紧端上了一碗鸡汤，让她趁热吃。今天的事情多着呢，别饿肚子。

“我也有资格喝鸡汤了，当新娘子就是不一样。”安彤坐在桌前，安爸安妈也都挨着桌子坐下，一边招呼她喝鸡汤吃早点，一边嗔怪道：“傻不傻，你是我们的孩子，还会亏待你不成？”

孩子？安彤觉得自己长这么大了，还能听到这样温暖的话，真好，结婚真好！

客厅里静悄悄的，只偶尔有碗筷的声音。孙晓俏前几天搬出去了，夏晴晴这几天也没怎么来，昨天晚上优优还被连母接走了，但安彤一点儿也不觉得冷清，餐厅橙黄的灯光下，有安爸安妈这样围着她，眼神里满是关心和喜悦，她觉得异常地满足。

吃过早点，安妈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孙晓俏和夏晴晴像是约好了似的怀孕，要不这会儿也有个人来陪陪你。”

当妈的，始终觉得冷清了。结婚嘛，就应该热热闹闹地挤满一屋子的人才好。安彤却明白，这不比和许凉结婚那会儿，大学同学大多还在这个城市工作，大家来往得也勤，所以可以热闹个够，现在各有各的家庭，谁能这么早跑过来呢？

“妈，没事儿，一会儿就会有人来了。”安彤安慰着安妈，总有一些走得近的亲戚和朋友会过来的。

不过安妈倒是提醒了安彤，她还没有伴娘呢，孙晓俏和夏晴晴那情况是不可能当伴娘的。前天许凉从优优那儿知道这个消息，竟给安彤推荐菲娜，安彤想想还是婉拒了。虽然自己和菲娜曾经是同事，但想着还是有些别扭。连辰倒是说，伴娘的事她不用操心。但哪能真不操心？总还是会想的。

安彤窝在沙发上想着第一次结婚的时候，从订酒店到买喜糖，从写请帖到安排桌席，全都是她一手搞定的。办完婚礼她脱口而出：“再也不办婚礼了。”把孙晓俏吓得马上就瞪她：“当然不会再办了，乱说什么呢？”可终究还是再办了一次。幸好，这一次连辰说，什么都不用她操心，于是她便真的不管了，可是心里却又没着没落的。

真是劳碌命！安彤苦笑，但心里还是暖暖的，想起连辰就暖暖的。

曾几何时，安彤想过，如果有人问她，什么话最能打动她，她肯定会说是“一切有我”。可是现在，竟然真的有个男人对她说“一切有我”，她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

收拾完厨房，安妈见安彤坐在沙发上发呆，忍不住问：“彤彤，接下来怎么着？”

安彤想了想，最后还是摇头。她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连辰从来都没告诉她怎么办，只是让她等着。那就等着呗！

“要不，你给连辰打个电话？”安妈是个急性子，终究还是耐不住。

安彤点头，拿出手机。她其实不想打，连辰叫她等着，她有什么好急的？可是今天她想做一个乖女儿。

电话通了，可是没人接。

“那就……还是别打了，估计也忙！”安妈皱眉道。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这个女婿，她总觉得有些怵，不像以前对待许凉，想说什么便说什么。

（摘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相爱不畏伤》，红娘子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